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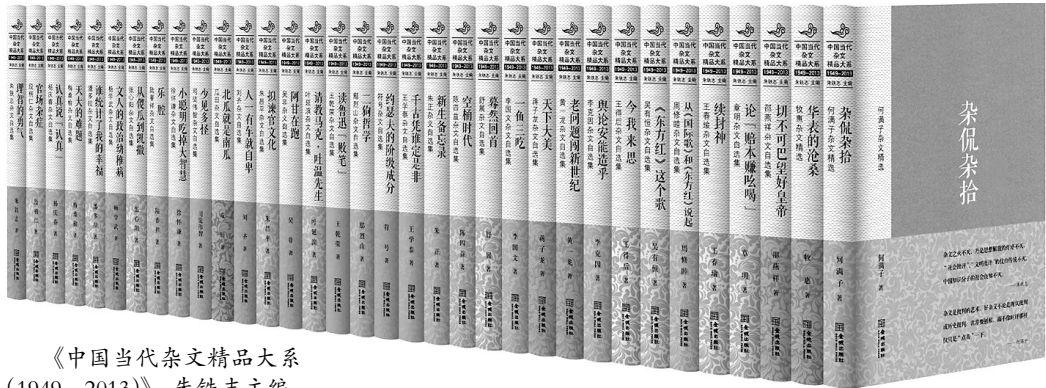
当代杂文：60 年 50 人

■本报记者 温新红

今年年初，由金城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当代杂文精品大系（1949－2013）》新闻发布引起极大关注。该系列图书以作家为线索，横跨新中国杂文 60 多年，基本囊括当代中国最优秀的杂文家，包括何满子、牧惠、邵燕祥、章明、王春瑜、周修睦、吴有恒、王得后、陈四益、瓜田、鄢烈山、朱铁志、张心阳、陆春祥等 50 余位杂文家，目前已出版了 8 本。

当这套书的出版将人们的视线拉到杂文时，不难发现，这种以前为人所熟悉的文体竟有一些陌生感。而平面媒体中杂文的版面或者减少或者取消，最年轻的传统杂文作者也过了不惑之年，就不禁让人感叹：杂文式微了。

面对如此现状，本套书的主编、《求是》杂志副总编辑、作家朱铁志就为什么要主编这套书、杂文式微的原因、杂文创作的变化等问题接受了《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



《中国当代杂文精品大系（1949－2013）》，朱铁志主编，金城出版社 2015 年出版

问题一 为什么要出版当代杂文精品大系

在朱铁志看来，过去 20 多年中，公认比较好的、集中反映新时期杂文创作成就的文集至少有 7 种，但孤立地看任何一个选本，都存在时间、作家人数和作品含量等方面的缺陷。

例如，曾彦修（严秀）、秦牧、陶白先生主编的《中国新文艺大系·杂文集（1976－1982）》时间集中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后六七年，属于改革开放早期作品的汇集；严秀和牧惠选编的《中国当代杂文选粹》虽然收入 40 位杂文家的作品，但时间截止到上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每本只有六七万字。

2008 年，朱铁志应邀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杂文卷（1976－2000）》，这部杂文卷收录的作品时间跨度长，近 200 位作者入选，每位作家只有一两篇作品，因此，全书不到 60 万字。之前的 30 年，算起来只有两年半的短暂繁荣期，出现了《“三家村”札记》《燕山夜话》《长短录》等代表性作品。

和其他文学样式一样，新中国杂文的分水岭也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的 30 年，算起来只有两年半的短暂繁荣期，出现了《“三家村”札记》《燕山夜话》《长短录》等代表性作品。

问题二 新时期杂文为何成就高

在采访中，朱铁志几乎不经思考就如数家珍地列举出新时期影响深远的杂文：秦牧的《鬣狗的风格》、林放的《江东子弟今犹在》、周修睦的《东方红这首歌》、邵燕祥的《切不可盼望“好皇帝”》、牧惠的《华表的沧桑》等等。

事实上，新时期不仅有高质量的作品，而且各个年龄段的作家众多，有以严秀、秦牧、何满子、章明、林放、牧惠、邵燕祥、王春瑜等为代表的前辈作家，有以陈四益、陈泽群、符号、李下、鄢烈山、王乾荣、李乔、甲乙等为代表的中年作家，有以张心阳、陆春祥、潘多拉、杨学武、杨庆春、刘洪波等

问题三 杂文式微了吗

朱铁志不否认杂文式微的现状，其原因也不难理解。朱铁志说了一个现象，上世纪 80 年代初，他毕业后到当时的《红旗》杂志工作，让他印象深刻的是，每每遇到前辈，经常被问及最近读了什么书、写了什么文章。不过眼下这样的氛围已很少见到了。

“极端物质化、急功近利的价值取向，对精神文化的关怀整体下降，不独杂文式微，各种精神文化产品都处在比较尴尬的境地。”朱铁志感叹道，“这是很无奈也是不幸的事，不仅是杂文的不幸，也是国家和民族的不幸。”

不过，朱铁志也认为，传统媒体中的杂文式微，网络上的杂文则发展迅速。“写作传统杂文的人确实少了，这里既有意识形态管理方面的原因，也有作者自身素质局限的原因。同时他也认为，网络空间的兴起，极大地丰富了人们的表达权和表达渠道。传统杂文的式微，并不等于杂文的式微。在网络空间，特别是移动互联网网络空间，在博客、微博、微信以及各种段子中，具有杂文意味的文章非常之多，有些也很精彩，其题材之广泛、形式之多样，远远超出传统媒

“当时我有一个基本判断，即新时期杂文是环境最宽松、创作最繁荣、成果最丰厚的时期，这三个‘最’能成立的话，用 60 万字的篇幅反映这期间的成就远远不够。”朱铁志认为比较理想的做法是，以作家为线索，每人精选一本，这样能更全面反映新时期杂文创作。

《中国当代杂文精品大系（1949－2013）》于 2011 年立项，得到了金城出版社的大力支持。朱铁志介绍，这套书计划选 50 位作家，现在定稿的有 34 本，争取在今年年内出齐。“我认为，这些作家基本能代表当代杂文创作的整体水平，也能比较全面地反映老、中、青杂文队伍的全貌。”同时他表示，选本文化从来都是遗憾的，无论怎么选总会有人不满意，“好在这只是一套个人选本，不是权威定评”。

“一句话，强调的是它的思想性、史料性和文学性。这是编这套书的初衷。”朱铁志说，如果《中国新文学大系·杂文卷（1976－2000）》是编年史的话，那么这套以杂文家为线索的大系就是纪传体。加之每卷所选文章按时间顺序排列，可以说这是一套时间跨度最长、包含杂文家更多、选编作品更多的选本。近乎全景式的总体扫描，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过去杂文选本的不足。

为代表的青年作家。

朱铁志认为，新时期杂文创作之所以能够出现繁荣期，是与整个社会大环境的改变分不开的。杂文古已有之，现代杂文发端于鲁迅，开启了“社会批评”“文明批评”的传统。杂文作为一种文学样式对社会的进步有特殊的促进作用，一个社会对批判、批评的接受与容忍程度是其文明、理性的重要标志。

“杂文是‘艺术的政论’，从来不适合于歌颂的话。”朱铁志称，“从这段经历也能看出来，国运兴，杂文兴，国运衰，杂文衰。什么时候思想文化进步、开放文明，杂文一定繁荣；什么时候思想禁锢、封闭，必然万马齐喑。杂文这种文体对社会风向的反应比其他文体更为直接。”

纵观当代杂文创作，无疑，新时期杂文更能代表其创作水准。而这套书里所收录的作品自然也是以新时期杂文为重点。

“这符合历史的事实，也符合杂文创作的真实。”朱铁志称，“新时期杂文是杂文家足堪自豪的美好记忆。”而 1989 年《人民日报》“风华杯”杂征文标志着新时期杂文创作达到高峰。

体所能容纳的范围，是一种非常值得关注和研究的现

朱铁志经常把优秀的传统杂文拿给年轻人看，总是能得到强烈共鸣，他们为杂文家们的思想深度、老辣文笔所折服。“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大背景下，杂文家也是要用自己的方式发出声音，希望能在提高公民素质、改造国民性、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做一点力所能及的工作。”朱铁志笑称，“这是编这套丛书的目的。”

在新书新闻发布会上，朱铁志说到杂文的春天即将到来。他说：“这与其说是一种客观判断，不如说是一种美好愿望。杂文的春天显然还没有到来，但随着社会文明程度的不断提高，对理性批评容忍接纳的能力不断提高，我相信杂文不可能总是处于沉寂状态，杂文的春天早晚要到来。”

陈四益：杂文的“体性”重在批评

■本报记者 温新红

著名杂文家、《瞭望》新闻周刊原副总编辑陈四益的《空桶时代》也收录到《中国当代杂文精品大系（1949－2013）》中。记者就杂文的话题采访他时，他就批评是不是“坏话”、如何批评等作了详细解读。

《中国科学报》：你认为出版《中国当代杂文精品大系（1949－2013）》的意义和价值是什么？

陈四益：这套大系以 1976 年后 30 多年杂文为主，是最近 30 多年杂文创作比较完整、规模比较大的一套书系。看这套书，就大致可以了解这段时间杂文创作的面貌。因此，从五四以后的各种杂文书系来说，这套书承先启后，带有里程碑的性质。

我个人认为，编杂文集比编其他文学体裁的文集更难些，原因就在于杂文更多的是批评，杂文总是时代风貌的反映。这套大系的出版，说明了当下社会对批评、对大系的包容度。所以很高兴能有这样一套书系。

《中国科学报》：有人说，杂文批评的特性，使得杂文写作更加艰难。你怎么看？

陈四益：杂文的“体性”重在批评。但是，我们自古以来的传统好像总是喜欢颂扬。颂扬的话说过头，没人算账；批评的话就不大爱听了，弄不好就被扣上一顶帽子。虽然也说好话坏话都要听，但往往把赞扬与好话、批评与坏话等等同起来了。好像赞扬就是“好话”，批评则是“坏话”。

但从历史的经验来看，我倒觉得赞扬未必都是真诚，得其反或许是一种投机；批评的话倒多是好话，虽然有时听着刺耳。

回顾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的 30 年，杂文大致曾有两度兴衰。一度是 1957 年前的一段时期，国家曾是欣欣向荣的样子，人们希望建设一个理想的社会主义国家，对一些不良现象、不良作风开展批评。那段时间杂文兴盛，《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等都有杂文专栏。《中国青年报》的杂文栏《辣椒》就很出色。另一段时间是上个世纪 60 年代初，总结“大跃进”时期的经验教训，也催生了许多杂文之花，《人民日报》的“长短录”、《北京晚报》的“燕山夜话”、《前线》杂志的“三家村札记”都是很出色的杂文专栏。但是，一度兴盛，随之而来的又是一度萧瑟。杂文作者遭难的不少。

如果将杂文的兴衰与社会的发展对照来看，凡是杂文兴盛之时，大抵也是各级领导比较谨慎，工作做得比较稳妥，社会、经济得到较好发展的时期。凡是杂文寥落、颂扬无度的时候，就是出问题的时候了。

所以我说颂扬的话未必就是好话，而批评的话，大体不是坏话。

《中国科学报》：这次你结集的《空桶时代》，有什么特点？

陈四益：鲁迅说：“贬铜弊常取类型”，我很认同。我写杂文大都不是就事论事，而是对某一类现象、某一类风气或某一类人物发表看法。

另外，我以为杂文并没有什么固定的模式。杂文，就是“杂体”。可以谈史，穿越古今；可以谈文，人、文相连；可以谈书，因书论世；可以怀人，以意逆志。总之，杂文是一种开放性的体裁，我写杂文不拘于一格，这本《空桶时代》就包含着不同的文体试验。

《中国科学报》：现在时评在报刊颇受欢迎，对普通读者来说，这两者不大分得清楚，有的杂文写得像时评，有的时评写得像杂文。杂文与时评有什么区别？

陈四益：杂文和时评，都有批评的品格，但时评更要求时效，多为针对此时此地的某一事件发表意见。杂文则是从众多世事中抽取典型的人物或思想类型加以揭露或评析。因为常取类型，所以更典型，更有普遍性。

《中国科学报》：因此，你说杂文是时代的反映？

陈四益：是的。有很多事情在史书上看不到，但可以从杂文里看到。历史对多数事情过于概括了，不够具体。杂文则保留了很多“原生态”的内容，把当时的历史现象保存下来，对某一段历史研究，也很有价值。例如，谈到上世纪 30 年代历史和文学史，鲁迅的杂文至今还是宝贵文献。

《中国科学报》：你对杂文的现状及未来如何看？

陈四益：最近我写了篇文章《有话好好说》，大意是，民主的真谛就是协商，协商就是有话要好好说，我们的问题是，这么多年下来，既有不能好好说的问题，也有不会好好说的问题。所以我认为有话能不能好好说，有话会不会好好说，有话敢不敢好好说，这大概是检验我们民主程度的一个重要标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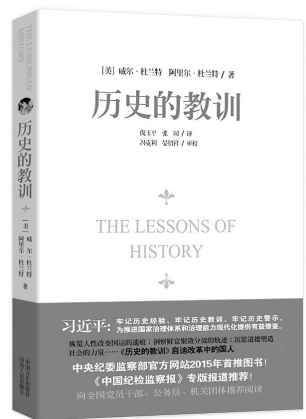
随着社会的向前发展，随着我们社会更加民主化，那么杂文、思想言论方面不应该受到更大的束缚。

另一方面，因为网络的发展，大家有了说话的地方，很多话脱口而出，还有人喜欢“语不惊人死不休”。这些都不必过于紧张。一朝风传，如果不中肯綮，结果也一时冷落，传了过后就忘掉了。

我不赞成不讲道理的骂娘，那是牛二式泼皮的战法，既不能让人得到美的欣赏，又不能让人得到理性感悟，对社会的进步没有建设意义。

具有批评特质的杂文是有益的，给人启发与领悟的。所以我认为应该积极鼓励杂文的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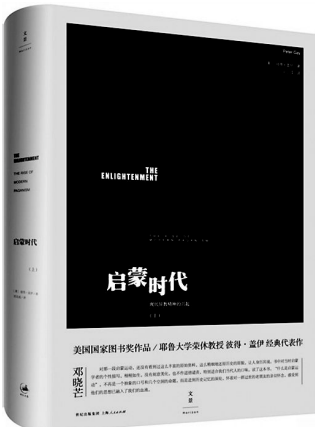
编辑荐书



本书是美国著名学者、终身哲学教授威尔·杜兰特及其夫人阿里尔·杜兰特的代表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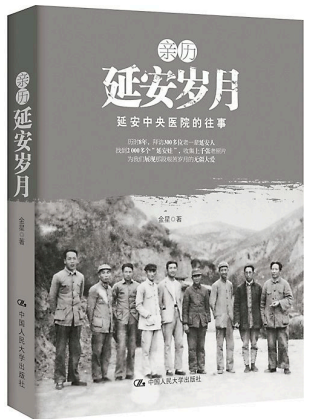
在撰写本书之前，杜兰特夫妇花了 50 年的时间写作《世界文明史》，因此而荣获 1968 年的“普利策奖”和 1977 年的“自由勋章奖”。

本书浓缩了 11 卷《世界文明史》的精华，通过提纲挈领的线条，勾勒出历史与人类生活各方面的关系，详细说明了地理条件、经济状况、种族优劣、人类本性、宗教活动、社会主义、政府、战争、道德、盛衰定律、生物进化等历史中所扮演的角色，并总结出历史留给人们的巨大精神遗产。



本书是美国国家图书奖作品，耶鲁大学荣休教授彼得·盖伊经典代表作，为读者认识“启蒙”提供了一座可靠的桥梁。

18 世纪的启蒙运动标志着现代的开端，于其时，对科学方法、理性以及进步的信仰支配了整个西方世界。进入 20 世纪，启蒙运动则受到了苛刻的批评。彼得·盖伊追根溯源，对启蒙运动的成就给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在上卷中，盖伊首先分析了启蒙思想家如何利用古代异教思想家作为资源，以摆脱自身所继承的基督教文化遗产。在盖伊生动、灵巧的叙事下，一卷极其细密的启蒙思想纹理图徐徐展开，伏尔泰、狄德罗、孟德斯鸠、卢梭等一大批启蒙哲人活跃其上。



作者历时 8 年，拜访了 100 多位在中央医院工作过的老同志和 200 多位延安时期的爸爸妈妈，忠实地记录下亲历者们讲述的发生在延安中央医院的那段往事，以口述历史的方式，揭开尘封 70 多年的历史，展示一个在黄土高坡上的窑洞式医院从建立到撤离的全景画面。

全书回顾了那个缺医少药、物质条件极端艰苦的年代，医护人员怎样因地制宜地治疗疾病，怎样迎接 3800 个“延安娃”的到来，怎样用吃饭的处方来挽救孩子的生命，怎样用“望、触、叩、听”的传统技能让病人恢复健康……

作者还搜集了大量具有珍贵价值的老照片，真实再现了那个年代医疗卫生工作的特色，是研究延安革命时期的重要历史资料。

虚拟现实将如何颠覆我们的生活

■本报见习记者 袁一雪

“虚拟现实技术将会彻底颠覆我们的生活。或许你生活现在在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已经颠覆我们的生活了？但那个虚拟现实比起来，几乎不值一提。”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虚拟现实：从阿凡达到永生》一书译者辛江这样“展望”虚拟现实技术的发展。

如果你想了解这项技术，又不想读专业书，不妨看看这本《虚拟现实：从阿凡达到永生》。

大势所趋

这本书的作者斯坦福大学虚拟人机交互实验室创始主管 Jeremy Bailenson 和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虚拟环境研究中心主管 Jim Blascovich，期望用一本书的容量告诉读者，虚拟现实技术已经渗透到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更重要的是，它可能会影响人类的心理。

他们做到了。《你不是个玩意儿》的作者如此评价这本书：“虚拟现实正在改变世界，这不仅是因为人们正在不断地设计理想的数字设备，也因为虚拟现实为技术文化提供了一股神话般的潜

改变世界

烧伤之痛难以忍受，但华盛顿大学的心理学家却用一种沉浸式虚拟冬天场景来降低疼痛感。比如，一名三度烧伤患者带上头戴式显示器在一个冰雪覆盖的峡谷上遨游，峡谷里满是企鹅、雪人、爱斯基摩小屋，还有猛犸象。与此同时，医生从患者的烧伤部位移除死皮。这只是虚拟现实广泛应用中的一个方面。

的确，虚拟现实技术已经在思考如何让人类“永生”。这项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进行的研究，主旨是期望为试验者建立化身，并让他们永久保存自己的数字版本。当然，这里的“永生”

并非肉身不死、思想不灭，只是在虚拟世界中有个自己的 3D 形象。尽管这样的“永生”也许对其他人有价值，而对我们自己没什么意义。但是这种尝试依然在为“永生”的愿望提供可能性。

种种可能

在《虚拟现实：从阿凡达到永生》出版后，虚拟现实技术又有跨跨越式发展，书中提到的内容已经被提升到新高度。虚拟人物的脸庞和动作正逐渐脱离 3D 假人的形象，变得越来越真实。“或许将来有一天，虚拟技术的仿真程度会突破人们的身体感官，甚至不再需要眼镜、头盔等外置设备。那时，人们可能真的会混淆吧。”辛江说。

与此同时，书中提到的虚拟现实对于心理的影响，在现实生活中也愈演愈烈。“之前我们解读虚拟现实的时候，可能会有几种角度，但从心理角度来看待虚拟现实并不算多见。我们会因为环境的变化而产生不同的情绪、行为，甚至形成一些强烈的观点，而虚拟现实可以成为这样的环

境。这将会对我们心理产生十分巨大的影响。我们了解了这一点之后，也许可以作一些准备，免得虚拟现实时代到来的时候手足无措。”辛江说。

Jeremy 和 Jim 用一个 13 岁女孩自杀的案例讲述虚拟世界对人类心理的消极影响。女孩发现她在网上交往的男友并非她所想的那样，事实上，那个所谓男友是由几个人创造的角色，只为了伤害她的感情。最终女孩不堪其扰，选择自杀。

在我们身边，最常见的虚拟现实影响心理的例子便是“游戏成瘾”。一个在游戏中所向披靡、无往不利的人，如何能接受现实生活中事事不如人意的潦倒？于是，意志不坚的人往往会沉迷于虚拟世界中，体会快感也寻找自信。

“虚拟现实可以为我们建造只属于自己的世界。当然，这有好有坏。”辛江说，“在这本书里，作者展示了未来的种种可能性，包括光明的和黑暗的。它看起来像是科幻，但马上就会成为现实。”

《虚拟现实：从阿凡达到永生》，[美]吉姆·布拉斯科维奇等著，辛江译，科学出版社 2015 年 1 月出版



本书是 2011 年龚古尔奖获奖小说，由翻译家余中先历时两年精心翻译。

小说以磅礴大气的史诗风格还原战争年代，同时也以独特的视角书写了现代史。全书共 45 万字，近 600 页。

作者阿历克西·热尼自称“星期天作家”，在获得龚古尔奖之前，他只是是一个外省的中学生物老师、三个孩子的父亲，在咖啡馆用业余时间写作。20 年间他笔耕不辍，屡遭退稿，终于在 48 岁以黑马姿态获得龚古尔奖。在获奖后所作的访谈里，热尼不止一次地提到说，他的小说不仅仅是对法国那段历史的追述，不仅仅只是过去的遥远的故事，它也在如今的现实中。栏目主持：喜平

《启蒙时代（上）：现代异教精神的兴起》，[美]彼得·盖伊著，刘北成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5 年 1 月出版

《亲历延安岁月》，金星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5 年 1 月出版